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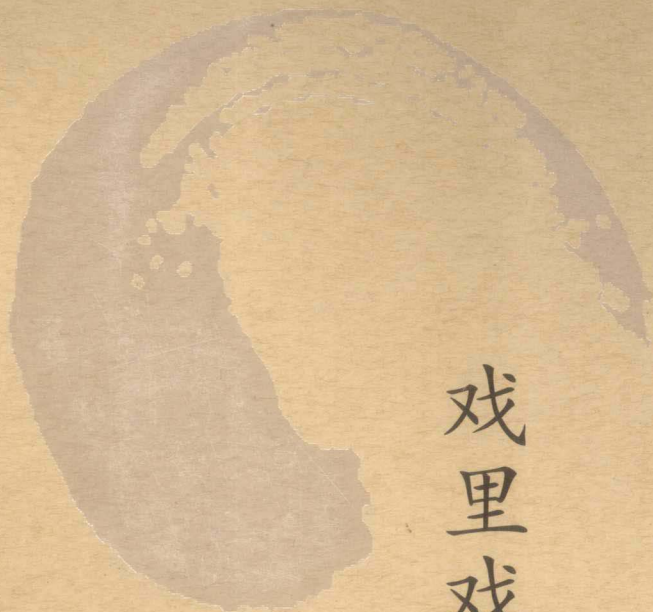
戏里戏外的事情
悼念一只小雁
文化狗及其他
我的师傅
伊尔库茨克和贝加尔湖
我是一条淡水鱼
大自然之子
与海外作家谈铁人
活着，并不等于生活着……
世纪末的情感孤儿
灵魂深处的触摸
给孩子们写戏
不同的符号
我为《夕照》流泪
坚实的幕后人
褪尽虚火 安静下来

感悟人和生活
有关被遗弃的一些感受
聆听经典家书
钓者
孤独的隐居者
活着，并且高贵地活着……
两张旧照片
薛柱国与《我为祖国献石油》
渴望公平
旅游淡季
等待足球
普通党员
土屋
亮亮的白光
昨天，是面镜子
石油花
女篮六号
客人黄富
夜过大雁湖

写给朋友的文字
说点什么……
爱梦想的老牛仔
文如其人
美的记忆
人生痕迹的记录
宝琛兄，你仍然在我们中间
写给春山……
回归家园

故乡、老地方和亲人
长跪哭娘
冰冻的小溪
还乡
到延安去朝圣
旅欧札记
大庆境内有两条大江
哈尔滨是个美女
往事悄然 回望逝水

生活碎片及其他
停一停，等等我们的灵魂
你猜我是谁
我在滋生一种新的饥饿
绿野，那一片迷蒙的情……
采访手记
无处着陆
灰色的羽毛



戏里戏外的事情

杨利民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戏里戏外的事情

杨利民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戏里戏外的事情 / 杨利民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039-5605-8

I. ①戏…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9925 号

戏里戏外的事情

著 者 杨利民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顾 紫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605-8

定 价 35.00 元

关于戏剧的一封信(代序)

李琦

利民:

这个戏看完后真是有些心潮起伏，几句话也说不清感受，给你写点观后感。

作为一个观众我受到了感动。以至于回到院后依旧很难过。好的戏就是这样，它让你得到审美的愉悦，又搅得你心神难宁。戏剧家对人生的发现和独特的表现形式确有魔力，一场戏里的人生让我百感交集。

艺术来自于感动。我认为无论是戏剧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如果不能感动别人，那就是徒有虚表。现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剧多数过于花哨，好像时尚，实际瞎扯。那里的日子不是人的日子，是演员的表演，是装扮过的生活，不是生活本身。它缺生命的真气，所以人们是一边看一边嘲弄。

而眼前这台上的诸位，他们是唱二人转的艺人、收废品的、赌徒的老婆、卖豆腐的。他们含辛茹苦，生活在社会底层，却有倔强的生存能力；他们所得有限，活得卑微却不苟且；他们命运苦涩，却始终没有丢弃善良和美好。舞台上散发的是烟草的气息、家常饭菜的气息，是笑声、哭声、叹息声，是我们熟悉的惆怅、迷茫、欲望、无奈。我们从台上看到了平常的、大葱一样普通却具有生命力的人物，看到了我们的街坊邻居，甚至看到了我们自己。人性的灯盏就在这样一群人中，发出并不强烈刺眼却格外温暖亲和的光芒。无论生活多么焦虑和衰竭，但诗意和美好的东西依然在

生活里。我喜欢这样的作品，常常提醒我们注意到身边不被注意的，但却是极其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生命和生活背后的力量。生活是一个自然的流程，但你会发现，突然有吓你一跳的东西。

作为观众，我尊重一个有关怀能力，能用自己的手触及生活本质的剧作家。一个作家、艺术家，如果他的目光只投向那些不着边际的地方，或者总是怕落在潮流之后，沉湎于技术性的游戏，却偏偏忽略了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那么，他的作品就不会有什么深长的精神力量，更不会产生动人的魅力。只有奇思妙语是不够的，只有噱头更是可怜。真正的艺术永远都是来自对于人性、生命深邃的体味。只有老实地进入民间，进入土地上的人群，进入他们的苦乐之中，才能听懂那种民众的心声，才有可能代表他们发出一种雄浑的声音，才有可能不单薄、不浮夸，才有可能变得广阔和深厚。

我觉得导演很不错，理解了剧本的精髓。手法洗练又有分寸。演员也挺好。戏里化用二人转这种形式，不只是巧妙，也深具意味。二人转，男人和女人，一转就是一场人生，一转就是一辈子……二人转本身的火爆、浓郁，没有禁忌和障碍的特点以及独有的风情，对整部戏犹如一双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是依我这个外行来看，我觉得所选曲目感染力还应再强一些。二人转就是这部戏的眼神。那两个演员有爆发力，只是觉得所选曲牌还差点火候，应该把火点得更旺些。

利民，我像小学生看书一样写下几句观后感，这不是作业，是受了你的感动。我确实是高兴。我感受到一个成熟艺术家精神的结实，一种你作品里一贯的深情。我从这部戏里看到了一个作家忧郁、沉重、毫不散乱、善良悲悯的目光，而有这样一种目光的人，恰恰是我的朋友，我怎么能不为他自豪呢？

2003年8月20日午夜

（注：李琦是我国著名女诗人、作家，观看话剧《秋天的二人转》有感）

目 录

001	关于戏剧的一封信(代序)……李琦	100
001	戏里戏外的事情	100
003	悼念一只小雁	103
006	文化狗及其他	106
009	我的师傅	109
013	伊尔库茨克和贝加尔湖	113
021	我是一条淡水鱼	121
025	大自然之子	125
030	与海外作家谈铁人	130
032	活着,并不等于生活着……	132
034	世纪末的情感孤儿	134
037	灵魂深处的触摸	137
039	给孩子们写戏	139
041	不同的符号	141
049	我为《夕照》流泪	149
051	坚实的幕后人	151
059	褪尽虚火 安静下来	159
061	感悟人和生活	161
063	有关被遗弃的一些感受	163
068	聆听经典家书	168

录 目

071	钓者…… (胡升) 胡升一首 胡升一首	100
074	孤独的隐居者	
078	活着, 并且高贵地活着……	102
084	两张旧照片	
087	薛柱国与《我为祖国献石油》——金朝	103
089	渴望公平	104
092	旅游淡季	105
104	等待足球	106
108	普通党员	107
110	土屋	108
115	亮亮的白光	109
123	昨天, 是面镜子	110
133	石油花	111
137	女篮六号	112
143	客人黄富	113
148	夜过大雁湖	114
157	写给朋友的文字	115
159	说点什么……	116
161	爱梦想的老牛仔	117
164	文如其人	118
167	美的记忆	119
170	人生痕迹的记录	120

173	宝琛兄，你仍然在我们中间
176	写给春山 ……
179	回归家园

185 | 故乡、老地方和亲人

187	长跪哭娘
191	冰冻的小溪
196	还乡
201	到延安去朝圣
204	旅欧札记
206	大庆境内有两条大江
208	哈尔滨是个美女
211	往事悄然 回望逝水

215 | 生活碎片及其他

217	停一停，等等我们的灵魂
220	你猜我是谁
223	我在滋生一种新的饥饿
226	绿野，那一片迷蒙的情 ……
230	采访手记
234	无处着陆
242	灰色的羽毛

戏里戏外的事情

悼念一只小雁

一个劣等的猎人，打伤了一只一岁的小灰雁，新来钻井勘探队的小钻工周林，用两瓶好酒，从猎人手里把受伤的小灰雁换了回来，井队的男人们觉得省去了不少的寂寞。周林用盐水为小灰雁清洗了伤口，在整个夏天里，总有人到沼泽地里为小灰雁捉些小鱼小虾喂它吃，孩子似的围着它看。到了秋天，小雁长胖了，每片羽毛都在秋阳里闪着光泽。它第一次试着飞起来，围着高高的井架盘旋着，悠悠地鸣叫着，井队的男人们也就仰着头，望醉人的蓝天和自由飞翔的小灰雁……

当时，我把这个情节写进了一部话剧文学本《黑色的石头》。

钻井勘探队在海拉尔大草原上找油，我在那里体验生活，每天都沉浸在神奇梦幻般的轮廓中。清晨——胭红柔和的霞光，明丽清暖的初阳，淡紫色轻纱似的薄雾；正午——任性泛滥的湖水，散发着光和热的云朵；傍晚——落日斜晖中渐渐昏睡的大地；夜晚——明灯似的悄悄在天空闪烁的星辰……每到这时，我便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和他所理解的大自然。大自然和它怀抱中的万物，好像是一种有生命、有灵魂甚至有思想的实体和存在。你有祖国吗？这里只有山川、平原、河流是最具体的。那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人的一切思想、性格、情感、本领……都是在这种力量中形成的。

这年秋天，我带着剧组的导演、舞美设计、男女演员到海拉尔大草原感受生命，体验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我只是想让他们看看，那些放马的孩子，怎样点燃篝火用小铁罐煮土豆；井队的男人，怎样在沼泽地里脱光身子洗澡捉鱼。还不错，剧组的人和井队的人处得很融洽，喝酒、聊天，黑了灯讲粉色故事，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井队还为女演员专门盖了厕所，当然，那些女演员决不想在此地多加停留。

临离别的时候，井队为了支持这台戏演好，真实地再现生活，在剧组强烈的请求下，他们把心爱的小灰雁赠给了我们当活道具。那天下午，我没见到精心饲养小灰雁的小钻工周林，汽车开了的时候，我发现他坐在钻

台上朝这边看。

小灰雁被装进了纸箱里，坐上了汽车，进到了城里……

在这年冬天，小灰雁没能随着雁群有纪律地飞回南方，它被孤零零地留在了剧院里，并两次随剧组到北京舞台演出，还参加了中国首届戏剧节。

这部戏在首都舞台引起的震惊和关注，绝不是习惯上的新闻用语，一个随团摄影记者悄悄对我说，每场观众自发鼓掌二十多次，笑声三十多处。戏剧大师曹禺看完演出后，抖抖地走上舞台，用手杖敲着舞台说：都来看看！这个戏是怎么搞出来的！不在于我们有过什么样的生活遭际，而在于看到我们自己的遭际。

小灰雁在舞台上很通人性，它成为那个黑色家族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演员有台词的时候，它歪着头支起耳朵听；没台词的时候，插空鸣叫几声，像跳动的音符，给全剧的风格带来总体象征。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打来电话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剧中有关那只小灰雁的情节，赞美中国的青年正在觉醒，有了人类的忧患意识和环境意识。（我怕这位中国通的外国人给我在政治上带来什么麻烦，就没有表态。）总之，这部戏给我带来极大的实惠，该有的差不多全有了，头顶也戴上了一个美丽的光环——青年剧作家。

演出归来后，市领导在九号院宾馆招待剧组成员（据说这里曾招待过西哈努克亲王），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烤鹿肉和炸铁雀。接着总结、表彰、放假七天。

七天，北方高寒地区的七天，那只小灰雁被遗忘在没有暖气的道具库里，没有一个人想起它。

七天后，剧院接到重要演出的通知，这时才有人想起了那只小灰雁，我和负责道具的老牛跑到道具库房，打开锁，拉开门冲了进去，而在那一瞬间我惊呆了，眼里不知怎么涌出许多泪来……

小灰雁死了，不知什么时候死的，死的样子，叫人不忍心看下去……它的脖子卡在一张吊树景的网子里，头伸向一簇绿叶，一簇画上去的虚假的绿叶，不知它挣扎了多少时候，遍地是灰白色的羽毛，在尘埃里飘浮。这情景使我想起了一句话：把美毁灭了给人看！

七个白天和七个夜晚，小灰雁饿了，冷了，从黑暗的纸壳箱里挣扎出

来，却什么也没看到，那些演戏的人已经散去，给它留下的是关紧的铁门，失去自由的空间……它看到了绿色，在绝望中透出的一点希望，它飞向那里，而那里却是一张天罗地网。它呻吟、鸣叫、痛苦地挣扎，可这都无济于事，它将永远留在北方——这片高寒地区。

小灰雁死了，为我们争得荣誉与自豪的小灰雁死了，这是我们共同的耻辱！

我想起了一些诗和歌：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而小灰雁还能南飞吗？还会北归吗？

我从地上拾起一根羽毛插在胸前，转身走出了暗冷潮湿的道具库房。我听见管道具的老牛问院长，后天的演出怎么办？院长说，实在不行，就买只鸭子吧。

鸭子毕竟是鸭子。彩排的那天晚上，鸭子登场了，它扭着肥大的屁股左摇右摆，显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到了舞台中间，它放纵地、毫无顾忌地“嘎嘎”大叫起来，演员们笑得前仰后合，彩排的戏几次中断。院长十分恼火，说明天给厂矿长会议演出，部长也要看，你们谁要笑场就按政治问题处理，并命令管道具的老牛立刻找透明胶把鸭子的嘴封上。

鸭子的嘴是封上了，可没有节制能力的后面却一泻千里地射出来。刚上场的大黑，脚下一滑，摔个仰面朝天，演员们全部卧倒，笑得全都瘫在舞台上。

按说鸭子也很可爱的，弯月似笑眯眯的眼睛，一张又扁又长的敦厚的嘴巴。可鸭子毕竟是鸭子，它永远也不会像大雁飞得那样高远，把自己的毅力、秩序、情怀用大写的人字镶嵌在蓝天上。

在演出总结会上，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目前还是鸭子。

在我书案的笔筒里插着一根雁的羽毛，那是留给小灰雁的悼念，同时也悼念我们自己。

每到秋来，我便想起海拉尔大草原，那远天的云，低吻着苍茫的旷野，一处处金黄的草垛，天边挤着一排排毛腿杨。偶尔一片亮亮的小湖，湖面上倒映着蓝天里排成人字的雁阵。

雁阵为什么在天空中排成人字？我想，在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更神秘的力量……

文化狗及其他

我的一部戏在北京上演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然，对那些不切实际的鼓励我还是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是一部四幕抒情剧，剧中描写了两个老人和一条狗的故事，而以后出现的一系列奇怪的现象就都与这条狗有关了。

戏演出后，戏剧家协会在北京东四八条52号召开了座谈会，到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全剧表演最好的就是那条狗。美学博士雯女士指出，狗的表演极其自然、放松，进入了一种美的最高境界。还有人提出，狗能不能给个什么奖，或是有没有权利参加职称评定，或是作为梅花奖的提名。这无疑是个玩笑，却给会场营造了十分活跃的气氛。

座谈会以后，在晚报发了消息，这条狗的表演招来了许多观众，每场演出单是为狗的表演鼓掌就达十几次之多。戏里有这样一个细节：雨后，彩虹出来了，两位老人听着录音机里的音乐下意识地扭起大秧歌，狗也跟着节奏跳起来。最叫绝的是，两位老人脱掉上衣亲亲热热地坐到一起的时候，狗就从中间钻过去把他们隔开，它嫉妒老头把爱给牧牛的老婆子，怕她犯错误。每到这时掌声就如雷鸣一般，以至于发展到狗开始没完没了地夺戏演，咬住老婆子的裤角子不撒口的地步。

狗在北京的演出很是风光了一阵子。每场结束后，有头有脑的人物都要上台看看这条狗，摸摸它的大脑门，爱抚地捋捋它那油亮的皮毛，狗也就地抬起前爪一一接见各位来客。

世界是由表象或是一连串的偶然构成的，但这不意味着本质和理性失去它的光辉。关于这条狗最后所发生的事情，使我感到意外和恐惧。狗最终的蜕化和毁灭以至于它堕落到某种所谓现代文明的行为，这不能不说与我这个剧作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这条狗来自于松辽大平原的一个村落，是用二十八元钱从一个农夫手里买下的。它没有名字，进入戏剧角色后它叫“黑子”。黑子刚来时，没有几个人敢接近它，它个头很大、很猛，也很暴烈。但它很瘦、很脏，透

过瘦抽了裆的两条后腿可以看见两个脏狗卵子。剧院的许多人建议把它撵走或是杀了吃肉，可导演看中了它，说这条狗有某种沧桑感，甚至怀疑它就是荒原上最后一条狼。

黑子站在舞台的灯光下开始排练，它不知道人们让它干什么？想把它怎样？它始终张皇失措，暴怒地狂吠不止，但最后还是饥饿使它驯服了。黑子每天可以接受两元五角钱的补助，吃到一些劣等的猪下水。起初的排练结束后，黑子总是独自躲到黑暗的角落里蜷缩着，惶惶然地窥视着每一个人，但到后来它发现人们没有把它怎样，于是胆子也就大了起来。

为了进入戏剧角色（或者说社会角色），黑子必须接受现代文明和现代文明所必要的生活习惯。它由跟它有戏剧人物关系的男主角负责它的训练和生活管理。每日要去乘车、洗澡，到卫生间大小便，在适当的温度下，在固定的位置上饮食起居。

男女演员开始用各种食品引导它做各种使他们开心的事情——去为一个女演员叼鞋，会有一粒牛肉干的奖赏；去为男演员取一顶破帽子，会有一块巧克力的鼓励。

正式公演前，为了保证不出意外，黑子的伙食补贴由两元五角上升到四元钱，它可以由吃猪肺改为吃猪头肉，而且可以喝到现代人剩下的饮料。

黑子的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这也给剧院带来很高的荣誉，它使男主角获得本届梅花奖，女演员获得东三省话剧表演最佳配角奖，同时双双晋升了职称和级别。黑子开始被一片讨好声包围着，负责它的男主角把它当亲兄弟一样对待，雄壮而又自豪地把它带在身边，几乎形影不离。男主角说：古来有狗仗人势，而我是人仗狗势。

黑子成了了不起的宠物，它甚至做梦也没想到今生能如此风光。剧院研究决定，要保卫黑子安全，为它落户，办牌照，取得各种合法地位和证件，同时把它的伙食由猪头肉改为火腿肠。

进京演出，普通旅客列车和一般硬卧车厢不许带狗，没办法只好为黑子单独包一间软卧，由男主角陪同。深夜我去看过一次，黑子正在喝热牛奶，见我进来，头也没抬。我骂了一句：他妈的，你这不是享受厅局待遇了吗？我这一级编剧还睡硬板呢。男主角说：我这辈子也是跟它沾光睡软卧，要不谁给报销呢？

到了北京，问题还是出来了，狗有生以来第一次患了感冒。据男主角说，狗的鼻子发干，没湿气儿，说肺不好打呼噜、咳嗽。剧院领导急得团团转，儿子得病也没这么上火。赶紧派人租车，抱着黑子跑遍北京找狗医院，整整折腾到后半夜才消停下来。

北京演出圆满结束后，剧院名声大噪，电台电视台、各大报刊都发了消息和评论。

剧组从北京返回后领导指示，要多为普通观众演出，但这以后的演出可以说糟糕透了！黑子——这条狗不知为什么落下一毛病，观众少了不好好演，舞台条件差了不好好演，该叫的不叫，像条死狗趴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黑子变得吃啥啥没味儿，干啥啥没劲儿，不等戏演完它自己就大摇大摆下场了。

这年冬天我遇到了这个男主角。

我问，狗呢？

他说，别说了。

我说，咋的了？

他说，黑子完了毁了白瞎了……

男主角很伤心地述说着，黑子真可怜，一下大雪连屋也出不去，四个爪子不能沾地儿，冷得浑身发抖，眼睛不住地淌眼泪。我叫老婆缝了四个小棉套，穿在它的爪子上，总得出去遛遛啊，不然它会死在屋里。黑子现在色大胆小，那天我领一条小母狗来家，想让它过点性生活，可那小母狗一叫，把它吓得一头钻进床底下死活不肯出来。你说……真他妈操狗！有时我看它蹲在阳台上望着远处的大平原，真叫人心酸。你说，我把它放回去，它还能活吗？……

关于这条狗的蜕化，使我想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或许我们在用一种文明来毁灭另一种文明，我想，如果它一直在大平原上会是什么样子？对于这条狗，我真不知是挽救了它，还是害了它……

我的师傅

我有许多年没见到师傅了，还是前些日子去南区，路过采油五厂的一个三不管的地方偶然见到了他。我坐在车里看见他在杂乱的小市场上摆地摊，便让车停下来。司机问我为什么？我没回答。我远远地站着、看着这个三十多年前曾给我当过师傅的工人。他那么清瘦，在风中伏下腰来，凭那双粗糙的手给路人修理自行车，也许是为了赚几个钱来维持生计吧。

三十多年前的秋天，我到了油田，在教导队受训三个月，九个人一天盖一栋干打垒，大小伙子累得蒙着被子直哭。

到了冬天，我就去了一个叫杨树林的采油队，在那里我认识了这个叫做我师傅的人。他带我上油井，教会了我油田是怎么回事儿。

他很少说话，在那个狂风暴雨企图把我们连同帐篷一起卷走的冷冬里，师傅每晚都帮我烤棉鞋，还把省下来的细粮票留给我这个缺少营养的年轻人，当时我才17岁。后来师傅当了队里的材料员，每天夜里都把捡回来的弯钉子敲直，把损坏的旧闸门修好。他管着一屋子劳保用品，自己却穿开口的大头鞋。有些事叫人一辈子都不会忘：有一次，我把仪表上的小螺丝掉到防火砂堆里，怎么也找不到，急得直哭，那时形势严格得几乎到了残酷，不是赔的问题，而是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是师傅用筛子把那堆防火砂筛了一遍，硬是从那些颗粒里找到了仪表上的小螺丝。

还有一回，在三排48井作业，拖拉机把井口油管压裂引起大火，眼看油井就要报废了，是师傅冲进火里抢关了总闸门。这可能是师傅一生中最悲壮的一次，要是现在奖励十万元不算多。

师傅有许多机会，诸如提干，出去进修等等，但他都把机会让给了别人。后来他干的工作很杂，养过猪，喂过马，还烧过锅炉，那时强调人是螺丝钉，是一块砖，要往哪搬就往哪儿搬，盖座高楼不骄傲，盖在厕所不悲观。

师傅像油田上的磕头机，匍匐在大地上，不知疲倦地朝拜着苍天与平原；他用心灵洗涤蓝天，用身体丈量大地。他用诚实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